

温金海著

闯黑道

CHUANG HEIDAO



闯黑道

温金海著

辽新登字3号

闯黑道

Chuang Heidao

温金海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字数:224,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7/8 插页:2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423

责任编辑:邓荫柯

封面设计:晓更

责任校对:刘亮亮

ISBN 7-5313-0728-6/I·671 定价:5.90元



作者简历

温金海 一九六三年生于福建省永定县，一九八四年从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中国民航总局，一九八六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工作。曾在中央、地方及香港报刊上发表过中短篇小说、散文、文学评论二十余万字，另有《How to Do Business with Chinese》一书将在国外出版。《闯黑道》为第一部长篇。

目 录

第一章	恐怖的草原·····	(1)
第二章	初入黑道·····	(28)
第三章	冰冷的邛崃雪山·····	(45)
第四章	黄土高原的追踪·····	(70)
第五章	黑色交易·····	(90)
第六章	角逐与较量·····	(120)
第七章	今夜无忧愁·····	(141)
第八章	都市的陷阱·····	(157)
第九章	秘密旅行·····	(197)
第十章	香港黑手·····	(217)
第十一章	黄色诱惑·····	(240)
第十二章	密林聚会·····	(266)
第十三章	黑道与红道·····	(306)
尾 声	·····	(337)

第一章 恐怖的草原

蓝雪不知道这次神秘的内蒙草原之行结局将会如何，但她还是单枪匹马跟随这个陌生的女倒爷踏上了北去的列车。要成功就得冒险，何况，眼下她也实在被那些烦恼事逼迫得走投无路了。

列车驶出四川盆地，一头扎入大巴山。秦岭浩瀚的高山峡谷间，沿着蜿蜒曲折的宝成铁路风驰电掣向北穿行。这是一个阴冷的秋日。天已经渐黑了，夜幕下的秦岭更显得狰狞古怪，山间极是幽寒。列车跨过一座又一座桥梁，穿过一条又一条隧道，凉浸浸的气息游丝般不断钻入窗内，越往北，凉意便越明显。软卧包厢已熄灯，旅客们都上铺就寝了。蓝雪睡在上铺，不知是不是因为没有早睡的习惯，虽然软卧十分舒适，她却久久没有睡着。车上寂静无声，唯有车轮在吭嚓嚓永无休止地呻吟，这中间，偶尔还能听到女倒爷轻微的鼾声。

女倒爷四十来岁，个头不高，身材轻巧，颇有几分风韵，一双细而亮的眼透出一股精明、泼辣和狡黠，一看就知

是条久经江湖的老甲鱼。蓝雪暗忖不是此人对手，但黑道上的伎俩她也略知一二，要坑她并不容易。她不贪心，只要事成之后能抽个三五槽（三五千），就心满意足了。退一步讲，假若买卖真的全砸了，她也没啥吃亏的，女倒爷有言在先：承担一切损失，承担旅途的一切费用。她所付出的不过几天时间，而这值不了几文钱的时间就权当交点学费长点见识罢。

她最担心的是女倒爷有别的同伙。女倒爷曾再三声明自己是孤雁，倘若幕后有人，就说明一切全是骗局，草原之行也必定凶多吉少。她一路留心观察，却始终未发现可疑迹象，看来女倒爷确是独来独往的孤雁。蓝雪按了按腰间的弹簧刀，心里踏实了许多。她长得明眸皓齿，美丽迷人，却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豆腐女子。大学时，她就是全校闻名的运动健将，跑步、击剑、射击，都得过奖，毕业后在世面上浪了几年，她更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了。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个男子也很难占她什么便宜，何况女倒爷也是个女流之辈，论个头还不如蓝雪高，假如她真想要花招，只能是吃不了兜着走。

蓝雪是偶然与女倒爷相遇的。这天傍晚，下班后，她跟往常一样到街头卖报，忽然，一个身穿高级毛料西服的中年妇女来到摊前，漫不经心地翻了翻报纸，搭讪道：“这么辛苦卖报，风吹太阳晒的，每月进项一定很可观喽？”

蓝雪长得漂亮，嗓音甜润悦耳，报摊前经常有人跟她搭腔，这一点她已不以为怪了。她冲街上沸沸扬扬的人流吆喝几声，随即说：“如今卖报的多如牛毛，我白天又得上班，

一月下来能拿几张就撑死啦。”

“甭，这么少？不够吃顿夜宵呀。”那女人很惊讶的样子，继而惋惜地叹息道：“像你这么能干的，起码也得弄个三两槽（三两千）呀。”

蓝雪淡淡地说：“这年头能干不能干倒无所谓，关键是路子野不野，有路子的动嘴，没路子的跑腿。嘿，买晚报——”

两个骑车人过来，自行车在摊前一支，递过钱买晚报，蓝雪收钱找钱，中年妇女帮她分递报纸。骑车人一走，那女人看看四周无人，压低嗓音神秘地说：“我有笔高档皮货在北边，要运到南边，缺个帮手，你肯不肯跟我逛一趟？只消一礼拜，劳务费五槽，若干得顺溜，可以给一坎（一万）。”

蓝雪这才认真打量这个女人。钱，她太需要钱了。如果能有个三两千，就不必起早摸黑摆地摊了，就可以马上跟秋叶结婚了。正要满口答应，一转念，她又冷静下来，摇摇头说：“听起来不错，不过这种事找男人搭档更合适吧？”

那女人恶狠狠地哼一声：“天底下的男人不是色鬼就是财迷，我已经领教够了，不想再吃他们的苦头了。我要自己闯天下，咱娘们除了少个把，哪一点比男人差！看得出你很能干，跟你合作必定能财源滚滚的，我信任你，倘若你也信任我，就一块逛一圈吧。”

“你过奖了，我不觉得自己有啥能耐，还是另请高明吧。”蓝雪还是摇头。她知道现在的倒爷喜欢结伙活动，独来独往者有，临时雇帮手者亦有，倘若买卖好做，雇帮手时便绝对不会勉强，如果她纠缠不休，非要你去，就意味着买卖很棘手，成功的希望渺茫，大多是白费心机，或者根本就是骗局。她想先探

探底细，如果女倒爷一再纠缠央求她同行，她就坚决拒绝。

女倒爷说：“姑娘，你太谦虚了。”

蓝雪说：“倒不是谦虚，我只不过觉得眼下我还没到交好运的时候。”

女倒爷丝毫没有强求她的意思，干笑一声，爽朗地说：“好吧，人各有志，不可相强，既然你不信任我，也就算了。再见！”遂转身径自离去。

蓝雪大喜过望，女倒爷的反应正是她所期望的！

这里是省城的市中心，正值下班时间，大街上车水马龙，人如潮涌，汽车喇叭声，自行车叮当声，汇成一片。女倒爷在人群中不紧不慢地走着，刚从十字路口拐弯，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她面前，抬头一看，正是蓝雪。

“我可以跟你走，马上就可以走！”蓝雪定定地说。

女倒爷注视着她，眼角掠过一丝忧伤，幽幽道：“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这几年大家都变得互相猜疑互不信赖了。不过，你慢慢会了解我的。”

她的声音平缓而深沉，显得格外真诚。蓝雪不禁有些内疚，觉得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她想说什么，女倒爷却亲昵地拍拍她：“走吧，车票已买好了，软卧。幸亏你来得及时，再晚一步，我恐怕已交上另一个新朋友了。”

于是俩人双双来到火车站，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两天后，暮霭迷濛时分，她们来到了内蒙古阴山脚下的一个偏僻小镇。深秋的北方草原，草全都枯萎了，绿色已无处寻觅，波澜起伏的土丘上，无论有没有长草，都是一派焦黄。草原的秋意比南方更浓，这里显然已下过几次霜，地面

疙疙瘩瘩，更有一种萧杀、悲凉的韵味。天无比深邃、透明，地苍茫、辽阔，风从遥远的地平线上滚来，带来干燥、森凉的气息。站在一望无垠的旷野上，使人会禁不住在极度的单调和静默中萌生一种原始的粗犷的力量，同时心头又会漫起一缕深沉的忧郁。蓝雪喜欢游山玩水，内蒙大草原更是她魂牵梦萦的地方之一，踏上这片茫茫漠地，真使她有说不出的兴奋。女倒爷似乎看透了她的心思，下车后就领她走到镇外，在原野上散步，观赏大漠风光。

女倒爷说：“别看我年岁比你大，我也挺爱玩，也格外喜欢草原。不过，这里还算不上典型的草原风光。明天，我们到草原腹地去，那里才叫绝呢！有小河，有蒙古包，可以骑马。那里的大娘挺好客，会请我们喝奶茶。那里更原始，也更美！”

蓝雪点了点头。两天来旅途上的接触，俩人已亲近了许多。虽然女倒爷大十多岁，聊起天来却跟蓝雪有许多共同语言。女倒爷告诉蓝雪，她原来也是大机关职员，因为厌恶大机关庸庸碌碌的生活，才毅然辞职跑单帮的。这一点使蓝雪格外的钦佩。她觉得自己已经有点喜欢这个女倒爷，同时又隐隐感到，内蒙之行纵使分文未赚，也是很有意义的，令人回味的。

天黑了，她们折回镇子，下榻在一个简陋的旅店。旅店名叫“塞上春”，门上贴着歪歪扭扭几个大字：“服务一流，宾至如归”，店内竟遍地痰迹、烟头、果皮、纸屑，旅店隔壁是一个马厩，源源不断地飘来令人翻胃的腥臊气息。女倒爷眉头紧皱，想换一家旅馆，服务员却冷冰冰地说：

要住就住，不住拉倒，这镇上只有这么一家店子！”无奈，她们只好在此安顿下来。

旅店全是平房，她们俩人合住一室，每个铺位五块，算是全店最高级的了。女倒爷不住地摇头叹息：“官商作风，官商作风啊。今晚真是委屈你啦，凑合睡一宿吧，明天的任务更艰巨。”说着，她倒头便睡，不久便发出轻微的鼾声。

被褥很脏，蓝雪便和衣而睡，旅途的奔波使她疲惫得很，因而很快也睡着了。她根本没有发现，这时候，两个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也悄悄溜进了旅店。

草原之夜死一般静寂。半夜里，房门上突然发出喀哒一声轻微的响动，响声很微弱，蓝雪却立刻惊醒过来，借着窗外照进来的朦胧的微光，她看到拴紧的房门被轻轻推开了，一高一矮两个幽灵似的黑影敏捷地闪进来，又将门反扣上。

“谁！”蓝雪凄厉地喝问，同时掀开被子一跃而起。黑影沉默不语，卷着一股冷风大步逼过来。蓝雪见势不妙，砰地砸开窗子就要跳出去，猛然看见女倒爷仍在呼呼大睡，便回头推她：“快起来，有歹徒！”女倒爷睡意正浓，咕哝一声，翻身又睡过去。黑影已逼到跟前，黑暗中看不清他们的脸，然而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却令人毛骨悚然。蓝雪下意识地感觉出他们一定是冲女倒爷来的，他们大概是看出女倒爷有钱，就打她的算盘。她揪住女倒爷的胸襟一把将她拉起来。女倒爷睡眼朦胧，打着呵欠懒洋洋地问：“天还没亮，再睡一会。”

“有歹徒！”蓝雪焦急地说。

“慌什么，谁敢欺负咱老娘。啊，真困！”

蓝雪顾不得跟她磨牙，回头喝问那两个黑影：“你们是想干什么的？”

矮个子黑影拦腰抱住她，高粱茬子似的胡须直朝她脸上扎。蓝雪弯起膝盖在他的裆部猛地一顶，黑影猝不及防，唉哟一声，捂着裤裆退到一边。蓝雪返身冲到窗前，纵身一跃，跳上窗台，高个子大汉早有防备，从后面将她紧紧抱住，拖回屋中。蓝雪用肘关节狠力一击，撞在他的腹部，挣开他，退到靠墙的地方，右手飞快地伸到腰间，想抓弹簧刀，但腰间空荡荡的，刀子已不翼而飞了！

这时，女倒爷悠悠地踱到她面前，亮出一把弹簧刀，熟练地一按刀把，啪，刀鞘中射出六寸长的双刃刀子，黑暗中，锋利的刀子闪出寒幽幽的光。

“小丫头片子！刀子在这呢，想跟老娘玩这个，你还嫩了点！”

蓝雪愣了一下，很快便明白了什么，冲女倒爷猛扑过去：“你这个骚狐狸，我撕了你！”不容她碰到那女人，高个子大汉就揪住了她。大汉扬起蒲扇般的巴掌狠劲扇她一下，啪！她只觉得眼前火冒金星，脸不由自主歪向左边。大汉扬起另一只手，啪！她又踉踉跄跄倒向右边。

“来人啊！抓流氓——”蓝雪已经没有反击的能力了。

旅店一片死寂，毫无反应，她想再喊，大汉抓起一条脏乎乎的枕巾塞住了她的嘴，几乎将她的嘴挤裂了。她想拔掉枕巾，手却被大汉紧紧卡住，丝毫不能动弹。矮个汉子逼过来，抓住她的衣领往后一拉，她的外衣就被脱掉了。矮汉子掀起她的毛衣和内衣，将她的胸罩扯掉。刹那间，她的两只

丰满、柔软的乳房已裸露无遗，汉子顺手捏揉两下。这时的蓝雪已经不再像刚才那么慌乱，变得出奇的镇静。她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于是竭尽全力挣扎抵抗，用头顶，用脚踢，用屁股拱。然而任何挣扎都改变不了悲剧命运，这两个大汉显然是玩弄女性的老手，有着无数次暴力作案的经验，他们非常沉静，俩人配合默契，动作准确、简洁、利索。片刻工夫，蓝雪就被剥得一丝不挂，洁白纯净的身子完全裸现在汉子的面前。草原之夜气温很低，干燥寒冷的风从洞开的窗口拂来，蓝雪感到周身一阵阵寒意。高个子大汉将她拦腰一抱，放倒在床上，继而迫不及待地扑下来。骤然间，她感到下身一阵剧烈难忍的痛楚，仿佛身子被撕裂成两半，她从喉咙里凄婉地哀嚎一声，昏厥过去。朦胧中，她听到高个子大汉狂笑一下：

“哈！这妞还有红哩！我还当她早被人玩烂了。”

女倒爷酸溜溜地说：“该你们俩美一回啦。”

良久，高汉子爬下来，矮汉子爬上去替代了他，重复着刚才的动作。又过了良久，矮汉子也下来了。女倒爷扯掉蓝雪口中的枕巾，在她的两腮用力一捏，她的嘴便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女倒爷从衣袋内摸出两粒紫黑色的药丸，投入她的嘴里，又用力一捏她的两腮，将她的脑袋往后一仰，药丸便控制不住地吞入腹中。蓝雪浑身酸痛，如散了架似的，动弹不得，但她的意识是清醒的，她感觉到药丸有甘草一样的气味，又感觉到这种气味在腹中往四周扩散，流向双手，流向双脚，流向大脑，渐渐地，她感到自己像做梦一般，一切都迷糊不清，想说话，却发不出声，想动弹一下，手脚却软绵

绵的不听使唤。两个汉子替她穿好衣服，一边在她身上摸摸捏捏，肆意玩耍一番。随后，女倒爷和高汉子一起出去了，只留下矮汉子在房间监视着她。

朦胧中，蓝雪听到窗外有人在叽叽咕咕说话。一个是女倒爷的声音：“六千，一分也不能少！”

另一个是陌生的男音：“太贵啦，四千！”

女倒爷：“这可是清货哩。”

陌生男音：“啥子清货？”

女倒爷：“黄花闺女嘛。又聪明又漂亮，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娶她是一辈子的福气。不信你们看看去，看一眼就知道了，六千块算便宜的啦。”

陌生男音：“那……先瞧瞧吧……”

接着是一串杂乱的脚步声，女倒爷和高汉子领着两个三四十岁的土里土气的农民进来。女倒爷拉亮电灯，两个农民凑到蓝雪面前，伸长脖颈从头到脚细细打量蓝雪一番，先是惊愕，继而混浊的眼睛就放射出喜悦的光芒。蓝雪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神色木然，但看去还是那么娇美艳丽，凄婉动人。一个农民看着看着，忍不住伸手在她脚上轻轻抚摸起来。

女倒爷拍拍他们，似笑非笑地说：“怎么样？值得不？”

“五千……”

“不行！六千，不要拉倒！”

两个农民交换一下眼色，“六千就六千！”当即从怀中摸出一捆现钞塞给女倒爷，女倒爷掂了掂，也没细数，就收了起来。

蓝雪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一点反应也没有，仿佛这些都与她无关。农民走上前拉起她，她梦呓似地喃喃几声：“回家……回……家……”农民哄小孩似地哄道：“对，回家，我们带你回家，回家喽，回家……”蓝雪软软地依偎在农民身上，两个农民一左一右架着她走出旅馆，坐在一辆马车上，车把式一扬鞭，马扬起四蹄，的的得得向草原深处驰去。

与此同时，女倒爷和一高一矮两个大汉也迅速撤离旅馆，钻进一辆伏尔加轿车，瞬间消失在黑沉沉的夜幕中。

仿佛做了一场梦，醒来时，蓝雪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破旧的土房里。这是典型的北方农村的土房，房间约有十平方米大小，四壁没有粉刷，粗糙得很，房中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木床，此时她正躺在木床上，身上盖着一张厚重的棉被，被子很脏，散发出阵阵臊臭，她就是被这臭味呛醒的。天已大亮，透过小窗望去，可以看见一方碧蓝的天空，蓝天下，间或还有羊群和牧马的嘶鸣隐隐约约地飘来。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到这里来的？她的脑际一片空白。她努力使自己清醒一些，认真想想这是怎么回事，但想着想着竟又重新昏睡过去。

当她再次醒来时，太阳已经偏西，温热的阳光照进土屋，墙上一片猩红。她睁开眼，猛然看见床前立着三个陌生男子。他们显然是三兄弟，浑浊的眼睛、宽厚的嘴唇、麻木的表情都惊人的相似。老大四十一二岁，身材矮壮，是个瘸子；老二约三十七八，模样粗野蛮横；老三比老二小四五岁，也像头公牛似的健壮。他们身着汉装，可能是汉族人。蓝雪本能地感到恐惧，从床上爬起，戒备地注视着他们。

“你们是谁？想干什么？”

瘸子咧嘴嘿嘿地笑，露出残缺不全的黄牙：“妹子，你怎个忘啦？这是你的新家呀，你哥哥姐姐把你嫁到这儿来啦。”

一瞬间，蓝雪彻底清醒了，明白了昨晚发生的一切。

“你们都受骗了，他们根本不是我的哥哥姐姐，我根本没有哥哥姐姐，他们是人贩子，把我拐骗到这里。我家在四川，你们让我走，我要回家！”

三兄弟怔了一下，你看我，我看你，最后老二老三都一齐将目光投向老大。瘸子吐了口黄色浓痰，说：“就算他们是人贩子，你也不能走。我们哥仨花了六千块钱，你就是我们的！就得给我做婆姨！”

老二接着说：“也得给我做婆姨！”

老三也紧跟着道：“还有我！你是咱哥仨公共的，咱哥仨轮流陪你，你啥事也不用干，只管给咱们生娃娃就成，咱们管你吃喝……”

天呐，她竟成了他们的“公妻”！蓝雪歇斯底里尖呼一声：“不！你们让我走，我家在四川，我要回家！让我走，让我走！”

瘸子冷冷地说：“想走，是办不到的，没那么便宜！我们是花了钱的，你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不管怎么说你就是我们的婆姨，就得陪我们困觉！咱庄稼人挣点钱容易吗？这六千块还是东拼西凑才凑齐的，有钱人一人睡好几个婆姨，咱哥仨穷，三个人才娶一个，就是到皇帝面前讲也不过份！你想走？让我们人财两空？你倒还讲不讲良心！”

蓝雪说：“又不是我骗了你们的钱，你们被人骗，我也是被人骗的啊。”

瘸子一瞪眼：“说不定你就是跟他们一伙的，想合谋坑我们！”

蓝雪极力分辩，将来内蒙的过程叙说一番，让他们相信自己是受害者。“我已经受了那么多苦，你们忍心再害我吗？让我走吧，可怜可怜我！”

瘸子木然道：“我们可怜你，谁可怜我们！”

蓝雪说：“我知道你们挣钱不易，虽然不是我骗你们的钱，但只要你们让我走，我可以给你们钱，让你们再娶个好妹子。”

瘸子似乎有些心软：“钱？你有钱吗？”

“现在没有，等我回家后一定会想办法寄来的。”蓝雪掏出工作证，亮给他们看，“我就在这个单位，不会骗你们的！”

瘸子冷笑一声：“哼！别花言巧语了，老老实实做婆姨吧！”

三兄弟变得极其蛮横，任凭蓝雪怎么哭诉、解释、求情，都无动于衷。片刻，老二和老三交换一下眼色，对瘸子说：“大哥，你先来。”瘸子毫不推辞，一拐一拐逼向蓝雪。蓝雪知道他想干什么，想夺门逃跑，可粗蛮的老二已铁塔般堵在门边。她望着步步逼近的瘸子，缩到墙角，绝望地呼喊：“别碰我！别碰我……”

瘸子根本不理睬，逼到蓝雪面前，张臂就要抱她。蓝雪飞起一脚猛踢，他摇摇晃晃站立不稳，“扑通”仰面跌倒在